



星月文藝叢刊

上流人家



新加坡青年書局印行



上流人家

目次

論	文	散文	小說	
一套叢書的誕生（李汝琳）	評劇本「跟着大夥兒走」（米然）	論「淺灘」（甘霖）	從開頭到結尾（高魯）	爲了忘卻的紀念（梅雨天）
1	7	13	22	26
				鬪鷄場上（韋方）
				29
				上流人家（苗秀）
				36
				八月（丹麥白蘭納爾作 韋暈譯）
				47
				玉蘭被關在虎欄裏（李過）
				57
				編後話
				65

洪天賜教授捐贈

一套叢書的誕生

李汝琳

「新馬文藝叢書」第三集已經出齊了，這三年來，每年編刊一集，每集十二本書，看起來不算多，却也化了不少精力，總計三集共有二百四十多萬字，平均每本書看兩遍，這三年來，僅只「新馬文藝叢書」，我就看了近五百萬字，選餘的稿子還未計算在內，看了而沒有選用的集子也未計算在內，如果都算在一起，字數就更加可觀，完成了這件工作，自然會有一種輕鬆的感覺，就好像放下了重担一樣。

我編這套叢書的動機，是由於經常聽到一些文藝界朋友說起星馬出版方面的困難，有的曾經發表過許多作品，始終無法收集成書，有的爲了報紙副刊的篇幅有限，較長的稿子難得有發表的機會，因此積存了不少新作。這使我想如能編出一套叢書，把值得成書的作品陸續推出，使一些作者的心血結晶，不至散失埋沒，也是一件有意義的事。其次，過去星馬也曾零零落落出版過一些文藝書，好像是打游擊，始終不成陣地，數量之少，像中國新文學運動初期的情況，如果長

故，還沒有出版過著作，「新馬文藝叢書」能列入他們第一本著作，也是值得一提的。

在這三集之中，較多的是三十多歲到五十多歲的年長的作者，但也有幾位三十歲以下的年輕的作家，其中有四位是寫小說的（謝克、麥青、雲里風、呂朗），有三位是寫詩的（周榮、杜紅、鍾祺），也有一位是寫散文的（苗芒），他們都有遠大的前程，都會有更高的成就，這些年輕的作家們是一股新生的力量，證明了馬華文藝是有前途的。

除了這三集中的三十位作者之外，馬華文壇當然還有一些優秀的作者，不過「新馬文藝叢書」每集只有十二本書，自然一時無法都包括在內。比如除了這三集所收作品之外，有直接寄稿來的，有來信或親來接洽的，有友人推薦的，還有五十四部書，其中有小說二十三部，散文十三部，詩集十五部，劇本三部。如果還說馬來亞是「文化沙漠」，那簡直是濫調，是不可置信的。

我編輯「新馬文藝叢書」的動機，前面已經提過了，當我和青年書局主人計劃出版這一套叢書的時候，陳先生曾自動提出編者每本書抽定價五巴仙的報酬，我當時就謝絕了，因為這套叢書如果要長遠的出下去，首先不能使出版者虧本，這套書出版之後會不會虧本，實在並無把握，爲了個人的微利，使書局有過多的負擔，致使整套叢書夭折，這是不願做的。結果陳先生決定每本書出版之後贈編者一百本書，作爲酬勞，我得到這一百本書之後，五十本由我私人贈給作者，另五十本分贈給文藝界朋友，我的目的只在爲馬華文藝貢獻出微薄的力量，出版更多的書，促進

此下去，不但讀者失望，就是作者的寫作熱情，也會慢慢消滅，如能編出一套叢書，不僅鼓勵了一些已有成就的作者，一般文藝青年也會興奮起來，努力寫作，希望會有開花結實的一天。其次，有一些外地的文藝界朋友到馬來亞來，很想瞭解一下當地的寫作水平，他們到書店找來找去，也找不到幾本馬華文藝作品，因此搖頭苦笑，心裏總認為馬華文藝是太貧乏了，當地出書的困難，他們是並不瞭解的。——這些都是引起我編輯這一套叢書的動機，假如能夠實現，對於當地的文藝活動，相信是有益的，也是值得化一些精力的。

在進行編輯這一套叢書之前，爲了要澈底的瞭解一下馬華文藝的成果，在一九五六及五七年，我盡量蒐集馬華文藝著作（文藝刊物和報紙副刊多已無法看到），包括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各種體裁的文藝作品，只要聽到朋友說有這麼一本書，我總盡量設法找來看看，這樣化了兩年工夫，對於當地作家們的寫作成就，都有了相當的瞭解。我想編輯叢書的計劃是可以着手進行了。

首先要解決的是出版方面的問題，在一九五七年底，有一次和青年書局主人陳孟哲先生談到我這個計劃，他極力贊成，並表示青年書局可以負起出版的責任，陳先生是把它當做事業來看待的，完全不去計較成敗得失，他的熱情和毅力，使我得到了不少的鼓勵。當時我們商定每年刊行一集，每集十二本書，其中包括八本小說，其他四本是詩歌、戲劇或散文。因此關於編排方面，

我就根據這個原則，作一定的安排，就是在兩本小說之後，跟一本別類體裁的書，十二本書選定之後，才開始發排，不要有一本出一本，不要凌亂蕪雜，湊成十二本便算做一套。

其次，在選稿方面，我也決定了幾個原則：第一，決不限於幾位認識的朋友，凡是認為滿意的作品都可以收進去；第二，小說之外的詩歌、散文、戲劇的作者避免重複，因為後者三種體裁合計才有小說的一半數量，要盡量普遍的給更多位作者出書的機會；第三，每一集的作者，與先出各集作者，也盡量減少重複，以不超過三位為原則，也就是說每一集最少要推出九位新作者的作品，不然老是幾個人，出了一本又一本那就沒有多大意思了。到後來這三個原則大致是做到了：其一，在這三集的作者之中，如韋暈、雲里風、貂問淵、方北方、李過、林潮、姜凌、陳全、林參天、宋人、駱起東、王葛等，在過去都是和我素不相識的，有幾位直到現在還未見過一面。其二，在這三集之中，沒有一位詩作者出兩本詩，沒有一位劇作者出兩本劇，也沒有一位散文作者出兩本散文。其三，第二集的作者只有三位和第一集重複，第三集的作者也只有三位和第一二集重複。其中有一位我選用了他的小說，後來又選用了他的詩集，這是因為他起初以寫詩知名，他的詩也得到不少讀者的稱賞，所以便把他的詩集也編在叢書裏了。

這三集的作者，並不一定都是出過書的，有幾位作者如趙戎、李過、林潮、姜凌、宋人、駱起東、王葛、丁冰、呂朗等，都有多年的寫作經驗，都是優秀的寫作者，但由於各種不同的緣

馬華文藝的繁榮，決不是爲了個人的名利。在過去文藝界有一種不能否認的現象，有一些作者只對自己出書有興趣，看到別人出書，心裏總有點不是味道，當然更不會熱心幫助別人出書。我認爲就今天的馬華文壇來說，個人的得失事小，整個馬華文藝的繁榮事大，因此所有的嚴肅的馬華作家，我都敬而愛之，即使是素不相識，也會產生一種親切的情感。在這銅臭薰天充滿了物質誘惑的商業社會裏，還有人能孜孜不倦的埋頭寫作，已經是十分難得，如果他的寫作態度嚴肅，就更應當得到鼓勵，他個人的收穫，也就是馬華文藝的收穫，因此看到了這整整齊齊的三十六本書，我的心裏就十分快慰，雖然其中三十四本都不是我自己的著作。其次，在每本書出版之後，報紙上登出的廣告，我不同意刊出編者的名字，每本書的封面和扉頁也不同意刊出編者的名字，我認爲這都是不必要的，至於版權頁上用五號字排出的那五個小字，還是好幾位朋友認爲是決不可少的，自然他們也有一些道理，我覺得也是可行的。其實「李汝琳」這三個字，也是偶然想出來的筆名，跟我並沒有悠久的關係，在一九五六年出版「艱險的行程」之前，我從來沒有用過這個名字，之後也只在「文風」上發表「姊妹倆」時用過一次，「消夜集」中的五篇文字，也都不用這個名字發表的。這是說「李汝琳」這三個字無關重要，我並沒有特別看重它的意思。其實這一套叢書的出現，如果沒有作者和出版者，我是連一點辦法都沒有的，編這麼一套叢書，也委實算不得甚麼了不起的工作。

現在，「新馬文藝叢書」第三集已經出齊了，除了畧述編輯和出版經過之外，同時要順便一提的是由於近年來學校工作較忙，使我無法再兼顧編輯的工作，由我負責編輯的「新馬文藝叢書」，便到此為止，好在馬華文藝界又有幾種叢書在陸續出版，文藝叢刊也像雨後春筍般不斷的出現，文壇是不會寂寞的，希望文藝界朋友們，同心協力，團結一致，爲馬來亞文藝的繁榮進步而努力！

一九六一、一、十、於新加坡。

評劇本「跟着大夥兒走」

米然

「跟着大夥兒走」是馬華劇壇的力量和信心，是本地劇作者第一部有份量的作品。

從「我們要行動了」到「跟着大夥兒走」，劃示了劇作者趙萬春先生（亦即林彤先生——筆者註）豪邁跨進的步跡，趙先生已經把本地劇本創作引到我們所期望的軌道上去。

「跟着大夥兒走」的成就，應該是聯系着劇作者的豐富舞台經驗，謙遜的態度和認真的藝術良心的結果。趙先生曾經演過和導演過戲，寫過劇評和戲劇理論，創作過獨幕劇，且於「跟着大夥兒走」動筆之前，親身到罷工工地現場上生活過；同時，演出時的缺點，更在事後的印本中（載於「文藝·批評」——文藝出版社出版），被糾正了不少。若將它比之於同是以勞資糾紛為題材的「怒火在苦難中燃燒」（金小毛著，馬來亞黎明出版社出版），它是在更大和更深的程度上，描寫現實社會的矛盾。

趙先生曾寫過三個獨幕劇，都是以工人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情況為其主要題材。就這三個獨幕

劇的內容情節和完成的時間先後性看，一方面是闡明了工人階級的日益覺悟和不斷進步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劇作者是越從更深，更廣的程度上來描寫這一階級的精神世界。

在第一個劇本「我們要行動了」（載於「文學·生活」——文藝出版社出版）中，重點地描畫出某工廠青年女工阿英的堅貞，勇敢行爲。作爲配角人物的工會代表阿蔡和其他工友們，劇作者將他們描寫成衝動和不理智的。他們未經實際調查研究，便懷疑一個「有着進步的思想，反抗的精神」，且又被工友們尊敬過和愛戴過的女工阿英，以爲她背叛了工會，出賣了工人利益。雖然阿蔡在工會的會議上說：「……，但我只好去了解一下，了解一下，」而阿英却先被開除會籍了。

結果，真相是阿英「沒有被老板利用，真是了不起！我們（指工友們——引者）大家向你（指阿英——引者）看齊。」

第二個劇本「罪根」（載於「文藝創作小叢書第一種」——文藝出版社出版），是以樹膠廠經理強姦了一位女工爲題材。在這劇本裏，劇作者指出「我們（指工人階級——引者）不是從前的我們了，我們是不會再上當了！但是工友們仍舊是被描寫成衝動和不理智的：

光（工友）：「……，哼！告訴你，我們要把你捉到監牢裏去！

「在監牢裏把你弄死。」

「告訴你，你不走，我們就要動手了！」

第三個劇本「跟着大夥兒走」是最出色的一個，工友們說：「我們不能爲了自己的利益而使到許多工友遭受迫害呀！」「來吧！大家都來，團結一致，」「走，讓我們跟着大夥兒走！」

當我們在閱讀這個劇本或在欣賞這齣戲時，我們會感受到正受着反飢餓，爭取生存權利的呼嘯雲團所壓迫：

錫：一個多月了，大家都沒有工作，可是我們都是要活的呀！

丁：不！我不能再等了，我的丈夫失業，我又失業，我家裏的孩子快要餓死了，我瞎了眼睛的母親在路邊討錢，我那剛生的孩子也送給了別人，……。不！我要去，我要工作，我要工作呀！

閉幕時，雖然劇作者沒有告訴我們，這些工友們究竟勝利了嗎？能活得像個人樣嗎？但劇中的工會負責人江坤明却興奮地告訴我們：

「新工友已經同情我們（指罷工工友們——引者）了，他們並且也參加了我們的隊伍了。」

「如果每一個人都能像我父親（指江漢錫——引者）一樣堅持下去，誰敢說我們不會勝利呢？」

這樣明決而具有高度社會意義的主題思想，自然爲「跟着大夥兒走」的成功鋪了路。

提起了江漢錫，我以為他是全劇人物中最成功的寫照。他一要顧全家，二要顧全其他工友們，所以「做起事情來，總是考慮三考慮四」；他穩重有餘，但當機立斷却不足，整個兒是一派子的老聲老氣。內心世界的活動，剖示無遺。

「閉廠！這是老板的陰謀。誰不知道，老板關了廠，就可以把舊工友都辭了，然後用最低的工錢把新工人請了進來，這樣……」他深知這番道理，於是他參加了正義的罷工行動，可是他並沒有信心能爭得勝利，「我們會勝利嗎？」他懷疑，他憂慮，他是一家主，家裏要吃，要穿，要住，「不！我們也許會……」他怕說下去。

對着那些想知道他到底做了些什麼決定的工友們，他說：「如果你們要自己去（登記），我也不能……。」

還好，他的兒子坤明和羣衆給他指了路。「別哭了，」他對老妻說：「辦法是人想出來的呀！現在人人都和我們一樣，那我們為什麼這樣傷心呢？」他決定了：「應該和大家靠得更近，拉得更緊。」

對於坤明，劇作者也許基於「他是工會負責人，總比較懂事」的見解，把他塑造得近似英雄神仙，處處強調他的領袖作用，而相對地沖淡了工友羣衆自己的作用。

劇作者雖然費盡心機在他出場之前，便暗暗埋下伏線，企圖說明一個羣衆領袖的成長，必有

其與羣衆在一起熬苦的辛酸生活，但這並不能削減他出場後的「英雄」氣勢。而且他的衝動也說明了他本身性格上的弱點。

全劇中刻劃得最不成熟的人物該是許諾虹——坤明的未婚妻了。在演出當時的油印脚本里，她是一個性格模稜兩可的角色，她曾經和坤明「幾年來一起學習，一起在農村夜學教過書，大家都相處得很好！」在關係上，已經晉入到快要結婚的階段了，可是當壓力來時，卻沒有力量反抗，她雖然還留下來跟坤明在一塊兒，但這「留下來」並沒有「決心」作基礎，心裏頭實際上是七上八落，不知何適何從。

許多人（包括參加這齣戲的演出的工作者及觀眾）都對這角色提供意見，劇作者在此次的鉛印本中總算是盡力改正了。可是缺陷還未能澈底根除，原因是在一個已造型劇本中，要來修改那麼一兩個角色性格，確非易事。

讓我們看看許諾虹的出現：

一羣工友正在江家談論着罷工登記的問題，諾虹和江漢錫進來了，劇作者寫道：大家看有外人進來，只好慢慢地離開了。

（這顯然表示了諾虹對坤明周圍的朋友們並不認識，而那些工友們對他們向來很尊敬的坤明的愛人，也不認識，還當她是「外人」。坤明幾年來並不容讓她生活在他們工人羣衆裏頭來。）

諾虹進來的神色有些異樣，漢錫似乎感覺到：

「呵！我看有什麼意外的事情發生了；諾虹，你說，你告訴我呀！呵！我看我還是把坤明叫回來。」

虹：「不必了，我坐一會就要走了，有人在對面等我呢。」

（這情景使人下意識地推想到有什麼不妙的事情要發生了。原來諾虹的父親要她和坤明解除婚約，否則便脫離父女關係。她來了，却不想見坤明就要走了，坤明幾年來和她在一塊兒學習的情感眼看就完了。雖然她最終是留下來了，而且是有決心的，但這種開場對一個曾經受工會負責人教育過，且被認為已經達到可以作為終身伴侶的許諾虹，是不適宜的。）

在情節調度方面，我特別欣賞劇作者讓工廠老板親身帶了合同到工人宿舍裏來勸人工作的場面。這無形中暴露了老板恩威並用的手段，掀起了漢錫決定「簽」與「不簽」的全劇矛盾與高潮。

至於場面處理，劇作者對羣衆場面處理是不夠成熟的。

論「淺灘」 廿 霖

(1)

「我寫這個「淺灘」……是意圖寫「(應該是「二字」之誤?)個家族史傳底特性……」韋暈先生在「淺灘」的「前詞」中這樣說。我當初是抱着欣賞兩個家族底史傳的心情來讀「淺灘」的。也即是說，我起先把注意力偏向於書中的故事。

當我把「淺灘」讀完後，我才發覺「前詞」中那句話實在是韋暈先生謙虛之詞。倘我們抱着欣賞家族史傳的心情來讀「淺灘」，那是錯誤的。

在「淺灘」中，作者誠然給我們看到了兩個家族的命運，而同時也相當完整地勾劃出這二十多年來馬來亞社會的一個側面，並且還成功地創造了幾個典型人物。

這二十多年來，祖國的變遷是太大了，它彷彿就是一部內容極其豐富的史詩；我們有很多害怕挫折的文藝工作者，正嘗試着把這部無比精博的史詩再現出來。這種嘗試工作是頗艱苦的過程，的確「是應該有一股傻勁的」。但這種努力會沒有成績嗎？有的，「淺灘」就是一個豐富的

收穫。

這部小說，使我們看到了日治時期祖國人民身受的痛苦，緊急法令時黑暗無光的日子中，戒嚴區的水深火熱的恐怖生活，以及白區後人們又怎樣挨過日子……

到目前爲止，我們還沒有一部完整的描寫這二十多年的馬來亞的歷史，讀了「淺灘」，不是能有一個大概的印象了麼？

(一)

然而，「淺灘」就只有精彩的故事嗎？

奧·亨利寫過不少小說，但他的小說却往往被傳奇性的故事掩蓋了整個內容，對典型的創造缺乏強烈的自覺性，以致被傳奇性的故事奪去了讀者對典型創造的注意力。因此，我們只能說，奧·亨利只是一個說故事的能手，並非成功的小說家。

作爲一個現實主義作者，韋暈先生是並沒有忽畧了這一點。「淺灘」有能夠吸引人的故事，同時作者也給我們具體地塑造了幾個典型：陳老木、李金輝、張鐸、金秀、李天星……

小說不同於故事；否則，我們只要有故事就夠了。小說也不同於傳記；否則，我們只要有傳記文學也就夠了。有眼光的小說家早就看到了這一點，因之，現實主義的有力維護者和偉大的小說家們：高爾基、契訶夫、魯迅、茅盾……都鼎力強調典型創造的重要性，而他們自己的作品，

就是極有力的理論的實踐和證明。

韋暈先生說：「我寫這小說的動機，祇是覺得社會上一些人物，有些好笑，我就把他們個別的，或是集體的形象化起來，跟果戈理的筆下的乞乞科夫那樣，給大家在昏沉中笑一笑而已。」於是，根據了這個原則，韋暈先生塑造了張鐸、金秀、李天星幾個人生舞台上的丑角。但正如我們讀了果戈理的「死魂靈」後，覺得乞乞科夫不但可笑，而且也極端可憐一樣，我們讀了「淺灘」，對李天星這一伙人是並不祇覺得可笑而已的。這一點，引用內斯妥爾·珂德畧米夫斯基的話來說，韋暈先生不啻是寫出「他所生活着的時代的黑暗方面的真實來。」

我們不妨來談談「淺灘」中對幾個人物的刻劃和處理。

我覺得，這部小說最成功的典型是那個商會的雜役陳老木。他的性格豪爽坦直，縱使有滿腹牢騷，也畢竟還是一個善良的好老人。這種逼真的形象真是栩栩如生、維妙維肖地活躍紙上。其次、李金輝（景維）、李天星、張鐸、小娜、金秀、黃秘書幾個人物也都有各自不同的性格，更成功的應推金秀與李天星。當我們讀完「淺灘」，真禁不住會激起對這兩個否定人物的無比憎恨。「淺灘」中也有刻劃得比較平淡的陪襯式的人物：金輝的妻子、阿寬、玉英。其中刻劃得最模糊的便是金輝的女人和阿寬。金輝的女人尤其像紙上剪下來的，刻劃她是整個失敗的。

我覺得韋暈先生既然有意把李金輝一家人代表光明一面的人物，則對他的妻子和兒子阿寬的

深入描寫是完全必要的。李金輝的妻子以前還常和舊同學去開會，應該也是一個進步的知識婦女。到後來呢？倒反難得有在書中露面的機會，偶而有幾次寫到她，也僅是因為故事中需要她出場而已，淡淡幾筆，便帶過去了，留給讀者的是一個極端模糊，性格捉摸不定的人物。

其次，對阿寬的描寫也是不夠的。我們絲毫看不出作者將給予阿寬以怎樣的性格。作爲一個屬於光明面的年輕人，最後又隨着父母到荒島上去生活，阿寬所佔的位置是何等地重要呵！如果作者能更注意形象地刻劃出這個未來的新社會的主人公的典型來，所得的效果不是會更大麼？

(三)

「那個海島就在這朶白雲的下面，這海的盡頭……這些大洋海都是由無數的淺灘的水積成的啦！……」韋暈先生借李金輝的話，生動地點出主題來，這嘗試是成功的。

但，「淺灘」中還有兩句詩，不止一次地出現在書中，我覺得也有重視的必要：

「……………」

痴心的風呵，別忙着搖，

等果子熟了它會自己掉，……」

我這樣理解：韋暈先生在「淺灘」中，是把荒島作爲一個新社會到來的起點，而把荒島以外的世界當作舊社會來處理的。老丁對於小島的淺灘，就有一句很重要的話：

「別小覷了這祇是一片淺灘，水一匯合了起來，就會變成洋海了。」

這句話配合了前面那兩句詩，韋暈先生這意圖不是異常明顯地表露出來了麼？於是，我們才看到李金輝最後携着一家大小到小島上生活去了；而另一方面，張鐸死了，李天星因涉嫌和一個未足十八歲的女教員發生關係，致遭繫身囹圄。這也很清晰地暗示出：舊的社會逐漸趨向崩潰，新的社會正以無比堅強的步伐向前邁進。

然而，舊社會是怎樣崩潰的呢？我們能否從「淺灘」中找到答案？研究這個問題是很有興味的。

當惡貫滿盈的張鐸死後，李天星又遭了逮捕，那個商會的什役陳老木又碰到李金輝了，韋暈先生這樣爲我們描述：

「老李，你以前不是唸過兩句什麼風的詩句麼？啊！我老了，記不起來了……啊！啊！……」

這老傢伙喝了酒，就變得更年青，更荒唐了，望着那一臉黑油的李金輝，覺得好笑。

李金輝也輕輕唸出：

「……………」

痴心的風呵，別忙着搖，

等果子熟了它會自己掉……」

那老什役把乾癟了的嘴脰歪來歪去，頻頻的點着頭：

「對了，對了，我現在就覺得這兩句話是有道理了，老李，你雖然走了沒有多久，可是這兒就變了許多了……」

接下去，是陳老木興奮地向李金輝報告：大肥豬張鐸死了，李天星遭了扣留。最後，這老什役又這樣來結束他的報告：

「這些真是現眼報呀！祇爭來早與來遲吧了。」

讀到了這裏，我想聰明的讀者大概已經知道了我為什麼要作這麼冗長的轉錄了吧？問題很明顯，那兩句詩是頗有深意，作者借了陳老木的口，有力地顯示了這兩句詩在書中的作用。說得更明白一點，韋暈先生是企圖利用這兩句詩來說明舊社會的必然崩潰，它無異是金科玉律般的社會科學的原理。

但是，這是積極的辦法嗎？這樣來處理「淺灘」中舊社會的問題是正確的嗎？這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如果我們先來瞭解詩句本身的意義，並就作者處理舊社會問題所可能引起的效果上來看，則我們不能不無限惋惜地說：這種由它自然發展，自生自滅，「等果子熟了它會自己掉」的思想是

消極的，這實質和甘地的「無抵抗主義」沒有什麼差別。這樣地來解決「淺灘」中舊社會的問題，是有可能導致完全收不到效果，或甚至於發生相反的效果的。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今日不報，時辰未到。」這句充滿迷信色彩與宿命論思想的話，出現在書中也不止一次，如果把它拿來與「等果子熟了它會自己掉」的思想，貫串起來看，不是有異曲同工之妙麼？

還有一個問題：李金輝全家人毅然到小島上生活了，而作者是把那小島描繪得生氣蓬勃，充滿希望的，這會不會引起讀者的懷疑李金輝等人是在逃避現實呢？如果我們把前面消極的思想也和這個問題貫串起來看，則這懷疑是無法消除的。但我們却異常高興地看到章暈先生借了老丁的話，解決了這個問題：

「別小覷了這祇是一片淺灘，水一匯合了起來，就會變成洋海了。」

這不是極其清楚地說明了，李金輝等人毫無消極的出世思想，反而充滿積極的創建新社會的精神麼？

(四)

以前的一些論者，當評到章暈先生的小說時，總是嫌棄着他的小說有過於冗長的造句，讀了使人昏昏欲睡。但在「淺灘」中，作者是已經明顯地克服了這缺點。這說明章暈先生是肯接納讀

者的批評的。而且，豈止難得再有冗長繁瑣的句子出現而已，書中還有極其簡潔精彩的描寫。請細讀下面一段文字：

小娜聽着了，心裏就爽了許多，不過表面上，還馬上裝成一臉憂愁的，求着那個吉靈醫生：「就請你好心，替他注射口針吧！他的病……」

黃秘書，仍舊屁股靠着桌角，口裏啣着烟斗，望着窗外飄忽動蕩的白雲出神。

其實，還有心裏難過的，却是阿萍。她不是對那個大肥有什麼好感。她雖然跟小娜合作的事很快就成功，不過事情成功得過快，倒令她沒有主張。

張鐸糟蹋了自己的身體，雖然不算吃虧，拿過他五百塊錢，但阿萍有自己的計算法，倘使能夠把時間拖得久些，她自己就會更弄到多點錢。而且這種私己錢，又不須要見光的，神不知，鬼不覺，小娜也奈不得自己怎麼樣。

這場戲散得早，自己就白白吃虧了。

這樣一來，她真的在灶頭上坐着哭了。

老財副金秀就慌慌張張，一下心裏又歡喜，大肥倒頭了，正昌樹膠店就全部操縱在自己的手中，可是他想起了小娜和她的姘頭，就不是善男信女，自己那歡喜的心，就冷了下來，所以他的心就上上下下的跳動。

他不停地揩着額頭上的汗。

這是當屋子裏的人聽到那個吉靈醫生說，張鐸患的是急性病（心臟病），隨時有性命的危險時，所引起的反應的描寫。這段描寫是相當精彩的，它着墨不多，但却把屋子裏每一個人的心理變化，非常完整地表達了出來。而就從這一段描寫，也可以間接大概地窺伺出每一個人物不同的性格來。既沒有冗長的造句，又不會拖泥帶水，累累贅贅。

在「淺灘」中，我們還看到了不少親切的俗語、諺語，如：「多見樹木，少見人倫」、「壽星公弔頸，嫌命長」、「朝廷不使餓兵」等等。這也可見，韋暈先生對口語的吸收，是頗下過一番功夫的。

這些年來，確有不少青年作者在模仿韋暈先生的小說，這原是無可厚非的。然而，有些年輕的作者，却近於呆板的翻版，他們不但模仿韋暈先生以前的造句方式，甚至連內容也硬生生地照搬過來的也有。這種「模仿」，我想不但一無所得，就連韋暈先生，也要反對的吧？

我願意錄下一句韋暈先生在「前詞」中引用的、茅盾先生的話，送給那些喜歡模仿韋暈先生的小說作風的青年作者：「我不重複別人，也不重複了自己。」

這實在是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從開頭到結尾

高 魯

——寫作漫談之十

文章的結構，材料的組織和安排是初步的工作，是把零碎的材料組織爲整篇文章的體系，又再安排文章的細節和脈絡。

材料的組織和安排決定後，最先碰到的是要怎樣開頭。有一位偉大的文學家說：「開頭的第一句是最難的。好像在音樂裏找定調一樣，往往要費好長的時間才能找到它。」這正說明重視開頭和開頭的困難。重視開頭，是因爲開頭不好直接影響到主題的表達和文章的效果；開頭困難，是慎重處理的必然後果。

開頭必須按照文章的內容，性質和整個構思而不同；無固定的規則可以依循。就作用說，大體上可以分爲三種：一，一開頭就接觸到所要說的問題或事件，幫助讀者理解作品的中心思想，給讀者一個明確的印象；這種開頭方法，在論文中最常用。論文中採用這種開頭，通常是一開始就把論點提出來。二，一開始就寫激動的情景和場面，激發讀者產生和作品內容相適應的感情，引起讀者對作者某種感情的共鳴，以增加藝術效果；這種開頭，常用在小說或散文上。三，一開

頭就引起讀者的疑問，從而逗引讀者閱讀興趣；這種開頭，論文，散文或小說中都有人用過。

開頭雖然重要，但是却不宜過長，扯得太遠。開頭太長，核心部份反而短了，就不能充分發揮；扯得太遠，主題反而模糊，讀者不知作者中心思想是什麼。也不宜寫於主題無關的廢話，以免累贅。開頭必須為主題服務，與主題息息相關，才能達到它的任務。

開頭了，就到了核心部份。核心部份，在整篇文章中是主要部份，篇幅比較長，材料比較多，所以處理核心部份必須配置段落；段落要銜接得好，就必須過渡；整篇文章要能前後呼應，一氣呵交，就需要交代和照應。現在，我們就分別來說說。

要使讀者容易找出文章的頭緒，不會覺得層次不明或眉目不清，段落就必須劃分得正確。

劃分段落的目的，在幫助讀者提綱挈領，在表示論說，敘事或描寫的層次，加強語意，使讀者感到有力量或是引起讀者的注意，並且承上致下，對上下文起過渡作用。比如：論文的段落是按論述的邏輯順序，敘事文是按事情的進展，為加強語氣和其他目的分段，就要根據作者的要求和文章的內容而靈活掌握。段落的配置是要服從於內容，服從於主題展開的需要。段落和全文的關係是部份和整體的關係。因此，段落的配置決定在全文的內容。每一段落，在它本身來說，是完整獨立的，就全文來說，它是其中的一部份，只能完成全文的部份任務。

如果沒有明確的段落和全文的關係，在分段上就容易犯到毛病。在分段上常犯到的毛病是分

得太粗或太細。分得太粗，是指在一段裏所包括的內容太多，太廣，在應該分段的地方不分段，弄得整段，甚至整篇文章內容模糊。分得太細，是指在不應該分段的地方生硬地劃分，使段落本身的意義沒有完整獨立，顯得零碎。這裏必須指出，段落的粗細不等於段落的長短。分得正確，段落很長也不算粗，一段只一句話也不爲細。

單是配置段落，還不能將文章一層層銜接起來，尤其是內容和結構都比較複雜的文章裏，頭緒多些，可能有作者的交代部份，有事件本身的敘述部份，有人物和細節的刻劃部份，還有事件發生的環境描繪部份，可能還有作者對事件的評價部份；怎樣才能把這些部份銜接起來，成爲完整的統一體？在議論和抒情文章裏，思想和感情也有它的發展階段，如何從上一階段寫到下一階段？這，就需要用過渡。過渡的意義是：承上致下，對上下文起銜接作用。

如何過渡？這就要看文章的內容，大致有以下五種方式：一，在上下文有較大轉折或者是內容上有一大層次的時候，用段落來過渡。二，這用聯詞語，如「但」，「不過」，「原來」，「相反的」，「相對的」，「反過來說」，「從另一方面說」等等來將意義轉折，把文章引進另一個層次去。三，用提示讀者，引起讀者注意的辦法。四，用躍進形式，從這個部份跳到另一個部份，勢必須藉交代來銜接空白部份。五，用類似交代照應的辦法。

交代照應是要使文章的來龍去脈分明清楚，達到無懈可擊的地步。交代是：後面所提起的事

情，爲了使讀者不致感到突然，前面就應該有個交代（俗稱伏筆）前面提起的事，一時不可能寫得很清楚，詳盡，後面就要照應，把那未說得清楚的部份說得清楚。沒有這樣做，往往會使文章顯得支離破碎，前後不連貫，讀者看起來掌握不住脈絡，理解困難。

在什麼地方需要交代，什麼地方需要照應，是沒有定規的，得看文章內容和全文的結構的過程，一般的可以有以下三種情況：一，與主要的情節有關，是屬於條件的創造利用的。二，與主要情節或是文章的主要內容無關，是屬於細節方面的細膩，週密的描敘，以增加文章的真實完美，同時起了幫助刻劃人物的作用。三，開頭和結尾的呼應，使文章結構顯得緊湊完整。

核心部份過後，就是結尾。結尾和開頭一樣是爲內容服務的，作用大致上有三種：一，爲幫助讀者加深印象，使讀者對文章內容獲得正確深刻的理解，往往在結尾處把內容扼要地加以歸納總結；這在論文小說散文中常用。二，啓發讀者進一步思考，作者不一定下結論；結論讓讀者自己去找，以雜文最爲常見。三，給讀者以強有力的感應，敦促讀者起來行動；論文和講詞最常用。

就一篇文章來說，開頭與結尾是統一的，常常相呼應。這是爲了保持文章的前後連貫，使得結構嚴謹。

爲了忘却的紀念

梅雨天

在我國這麼輕視文學藝術的社會裏，一個文藝工作者，他往往要遭受到種種不可預計的挫折與憂傷，而大部分的日子，幾乎就是在郁悶與痛苦中渡過，……因此，從事文藝工作，在社會上一般人看來，就是知識份子的沒路。

但，也在這種普遍觀念下，我們若能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則走上這條知識份子沒路的人，却是可敬的。至少，他們是比那些「掌聲中的傻子」可敬得多，而且是應該並值得尊敬的。因爲，他們是這個社會裏「痛苦的傻子」，「寂寞的傻子」，「傻子中的傻子」……雖然，他們的當傻子是下意識的，但，却是沒有任何代價的。

實際上，當他們耗盡了血汗與生命力，最後，終於在無法逃避的郁悶與痛苦輾轉中倒下去了，最多也只能得到幾位同道的哀悼而已……

我知道丁冰先生去世的消息，已經在丁冰先生離開人間快一個月的時候了。

起先我還不敢相信，因為告訴我這麼一個消息的朋友，他也是聽說的。不過，即使這樣，這個消息却在我心裏湧現了一股難以言說的感慨！有好多天，我常常禁不住要想起這個消息。

後來，他的學生寫的悼文在報上發表了，才証實了我不敢輕易相信的消息。但，這時候，在今天忘却昨天的社會中，這，已是「歷史的陳跡」了。

也許會很奇怪，竟有人對這麼一件「歷史的陳跡」波動了情感，感到哀痛！爲了我國文藝工作者失去丁冰先生；更爲此而想到的其他而悲哀……

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相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爲，人走了的路正是未來者的前景。除了你不從事文藝活動，不然，境遇將是大同小異。難道當你從事文藝工作，而能拔着頭上的頭髮擺脫文藝工作生活和工作的具體社會嗎？

(二)

我還不能稱爲丁冰先生的朋友。因爲，雖然遠在七八年前，我就非常愛讀他的藍之夜與藍夜……等筆名在「綠洲」發表的文章，而且差點就參與了當時的「文字之戰」，從而很可能地就要開罪更多的人……但，我們始終並不相識。

尤其應該遺憾的是，以後我在主編某文藝定期刊物，並通過朋友的關係邀請他撰稿時，我又錯過了幾次會晤丁冰先生的機會。

記得當時，丁冰先生正爲自己身體的健康與家庭生活的各種原因，精神上蒙受着嚴重的刺激與負擔，按理說，是不會動筆寫東西的，何況他擱筆不寫東西，已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但却經不起朋友的懇請，或者也可以說，爲了不忍看到我們在開始工作的時候，在遭遇着經濟上的困難的同時，也發生了稿源的短缺，結果，就在重重的郁悶與煩惱下，給我們寫了一個短篇小說。

當我看到丁冰先生的短篇小說時，我的喜悅實在無法形容。我深切地感到，丁冰先生能在他的生活情況下，給我們撰寫這篇小說，沒有疑問，乃是基於對我們的鼓勵與支持爲出發點。然而，沒想到他的這篇作品，如今却是他最後的絕筆。

回想着丁冰先生七八年前的辛勤創作，以及較後在身體健康和生活上所蒙受到的種種折磨與煩惱，而最後竟這麼寂寞地離開人間，誰能不感到哀痛，並有一股無可名狀的愁悶呢？

何況，毫無疑問的，當我國文藝園地因長久不耕耘而顯得一片荒蕪的時候，丁冰先生正是一位辛勤和有力的開拓者。

對待我國文藝史上一位辛勤而有力的開拓者，在他經受了種種生的折磨與煩惱以後，竟如此寂寞地離開我們，我敢說這不但是丁冰先生的不幸，同時更是我們的悲哀與恥辱！

是的，我正因而在感情上激起了很大的波動與哀痛。一九六〇年、十月、十六日重抄。

鬥雞場上 韋方

(一)

吃着一塊半錢一盤的咖厘飯，還是一點刺激都沒有，那個高佬不滿意地盯了賣咖厘飯的人一眼：「他媽的，你這咖厘飯吃不出一點滋味來，你這樣賺下去，是不是想討個小老婆？真該死！」

賣咖厘飯的對這個熟人嘿了兩聲，說道：「有這樣容易？你們鬥雞是每星期一次，我賣咖厘飯也只得一個禮拜天一次，其他六天都要吃自己，不餓飯已經謝天謝地了，還敢貪圖什麼？」

「啐，其他六天你不在別處賣咖厘飯，我就不是人養的！——你何必欺騙我！」

旁邊一個大肥，人家叫他「胆咪」的，把他的咖厘飯吃完，掉頭看見那邊兩隻公雞已經抱出來見過了，各自由它的主人在距上綁了新月形的小尖刀。鬥雞場上又一次人聲嘈雜，像個賣菜巴剎。各樣的人，穿來插去，有的手中揚着新的舊的紅的綠的鈔票，找人「對」注。

他胆咪用肘子碰碰那高佬，「喂，要對雞就趕緊吃！」

「呸，對個××！你父輸得脫褲，不知今日行的是什麼衰運！」高佬生氣地罵道。

胆咪用手巾揩了嘴，嘲笑又不像嘲笑，那樣有意思地看了高佬一眼，走到場中去了。

高佬身長六呎，差不多沒有人不是矮過他的。在他的一張扁平臉上，眼睛，鼻子和嘴彷彿拚命要擠在一起，尤其是在他愁眉苦臉的時候更加滑稽。

他是一間藥店的老板。藥店生意很好，好幾年前他就拿到了某種外國補藥的總代理權，那種補藥直到今天還很暢銷，所以他高佬賺了不少錢。他喜歡鬥雞。因為他是有錢人，往往一天輸去一千八百也不在乎。

大凡賺錢賺得太容易的人賭起錢來，輸多輸少他是不計較的，最怕是輸掉一個面子，輸得不服氣。高佬今天就是這樣。

他早上只帶來一隻純白的「拉邦」，想趁早把牠打掉了，輸贏不要緊，他可以放心去「對」人家的雞。但是他們在路旁放雞的這一派人老不讓他的「拉邦」下場。他氣得跳起來，抱起了他的雞，跑到對方的營地——樹蔭下去。下一場他爭着出雞。大家都說他意氣用事，他就意氣用事。本來照鬥雞的規矩，出雞是秘密的，非到最後一分鐘不知對方出的是什麼雞。可是高佬已經氣青了臉，亂了性。

他呱呱叫，不等路旁這一派人出雞，他已把「拉邦」抱出來，大叫「打五百，打五百！」

對方當然曉得出一隻能夠趕「拉邦」的公鷄。——懂得鬥鷄的人，一定懂得這一套。公鷄各有不同顏色的羽毛，這羽毛他們叫做「毛草」。根據所謂「毛草」，又給公鷄取上不同的名字。這些名字原是鳥或魚的名，那一種鳥或魚幾點鐘出來覓食，那一種同名的公鷄就幾點鐘讓牠們上陣，據說這時牠們最勇猛。

現在是十點半鐘，高佬出「拉邦」倒是合乎這個原則的。其實他也沒有考慮到這一點，看他滿嘴臭話在咒罵，不知罵的是誰，然後他又大叫，「打五百！快出鷄，快出鷄！」

對方出一隻紅黑相雜的「勿烈」。「勿烈」喔喔而啼，抱鷄的人就作勢把牠的好預兆的啼聲用手抓住，放到口袋裏去。

打五百，高佬臨時又收了兩百多的散注。「拉邦」一上陣就來一輪急進攻，連連騰跳三次都被對手閃開了。人叢中爆發了驚歎聲，一次又一次，突然衆人齊聲吶喊，但馬上被高佬的咒罵聲罵得靜了下來。

「勿烈」先中了一刀，傷口在左腿上。牠受了疼痛的刺激，竟然拚命的猛撲。然後，「拉邦」也中了一刀，那小尖刀在翅下劃開了一個口，傷得不輕。又一刀！這刀中在右胸，血濺濺滴下，染紅了雪白的羽毛。

「拉邦」沒救了，人人都這樣想。

「拉邦」終於倒了，「勿烈」只上前啄了死去的對手兩下，牠就贏了。高佬就這樣一敗塗地，最後剩下一張「青老虎」，祇夠吃一盤咖厘飯，和付一次車錢。

「喂，再來一粒蛋！」高佬把盤遞過去。

賣咖厘飯的從面盆裏撈起一粒鹵雞蛋，一刀剖成兩半，再用刀板承着送到盤裏去。鬥雞場上的喧嘩引起了他的興趣，但引不起高佬的注意了。

(二)

鬥雞場是一個亞答棚而已。四周攔着碗口粗細的木條，又圍上了鐵線網。當戰鬥開始時，所有的人都要出去，只有幾個人包括胆咪在內可以留在裏面，胆咪差不多就是這裏的「雞頭」。

今天這一羣人，有像胆咪那樣三百磅重的大肥，肥得出油，穿一件薄薄的襯衫，腋下也被汗水濕透了的。也有穿得很不乾淨，頭髮淩亂，袋中只有二三十塊錢賭本的人。——這一類人數不少，他們只想贏到了別人手中的錢，要是輸呢，他們也不懊惱，因為賭博的狂熱沖昏了他們的腦袋。他們都會想，「除非我贏了錢，我的生活才會過得好。」但可憐的他們，賭本那麼少，兩下子就全到了胆咪那一類人的袋裏了。祇有當他們輸光了的時候，他們清醒過來，他們才想到這些賭本是血汗換來的呀！

一個叫做阿木的傢伙，他是胆咪的鄰居，現在他已經把二百多塊錢輸剩五六十塊了，還在「

孤軍奮戰」。作爲胆咪的「芳鄰」，他比較曉得胆咪的底細。

胆咪是靠鬥雞過活的人。他沒有其他職業，每天他服侍自己養的十多隻公雞，給牠們清潔的籠子，有時把牠們綁在草地上讓牠們高興啼就啼，吃草就吃草。他給公雞們吃的穀或玉蜀黍每天就有一乾筒。到了禮拜天，公雞們也就要在沙場上一顯身手了。

胆咪既然是一個以賭博爲生的人，一定有他必勝的秘訣。他小時候三歲他的父親就讓他抱小公雞玩了，現在他有一個兒子正好也是三歲，他就把這個小傢伙如法泡製。

今天早上頭兩三場，他贏了四五百，到第四場他出自己的雞，竟拿對方的雞來收人家的賭注。結果他自己的雞怯場，剛打了兩個回合就落荒而逃。這一來使他贏進了起碼六百塊錢。這一仗以後，他就不賭了。——你想每星期人家這樣送錢給他，他怎能不肥起來呢？

(三)

阿木看見胆咪從賣咖喱飯的地方走來，就揚着手中的鈔票說：「胆咪，我拿兩粒烟打你八角，三十塊，收不收？」

胆咪向他擺了一下手，他連忙低聲附耳對胆咪說：「你老兄贏飽了，哼，一早上我猜你最少贏了一千。」

這一場戰鬥剛結束，阿木因爲贏了錢，就去喝一枝綠寶，他數一數他的錢，心裏在盤算着：

「咳，還輸得厲害，這一次如果孤注一擲能翻本的話，我就夠本有賺了。」

阿木大約是三十歲的樣子，一個嗜賭如命的人。他連看籃球比賽都要找人打賭一番。每次他輸了錢回家，妻子看見他面臭臭的，自己一個婦道人家又不敢講他，只好把眼淚往肚子裏吞。阿木是不懷好意的，如果妻子敢囉唆一句，他預備不客氣地揍她一頓。好在妻子總不說話，才算相安無事。碰到阿木贏了錢，他會賣些好菜回家，說不定會買一瓶白蘭地喝着。但是往往輸得不名一文的時候較多，那就連小孩子買牛奶的錢也沒有了。妻子爲了給他管這個家，已經瘦得皮包骨了，他還不覺悟。

這時，鬥雞場上發生了爭吵打架的事情。

打架是這樣引起的：兩隻戰鬥中的公雞，倒下了一隻，照理另一隻只要上前啄牠一下就行了，可是激烈的戰鬥耗去了牠的全部精力，牠雖然頑強地站着，但牠已不能走動了。在衆目睽睽之下，牠向後一倒，也死了。這一下，勝負不分。強蠻的人爭執着，終於火氣不好的兩個動起武來，一個的鼻子先吃了一粒拳頭流了血。

胆咪拉開了打架的人，由他「公正」地「判決」，不管他自己有沒有下注。鬥雞是最合法和最公開的，在這裏胆咪的人都是打手，不服氣的就看他的臉色好了。阿木無話可話，只有等待下一場的開始。

出鷄了，阿木連忙擠上去看。胆咪蹲在角落上替一隻沒有尾巴的「禾鷄」綁刀。好大的一隻「禾鷄」，至少有四斤。牠的對手是一隻「歪尾鬍鬚」：麻子張的長勝將軍。

阿木認識這隻鷄，幾個禮拜以來，牠一連打了三次勝仗。這隻鷄的特點是：攻勢凌厲，踢得又準，前三仗已負過傷，這第四仗如果是再受傷牠也決不會逃走的。

阿木到處打聽，又跟人交換意見，人們對「禾鷄」的評價是：戰鬥力尚在未知數，耐戰却是事實。

這時開始有人在喊：「八角，八角！鬍鬚打八角！」

阿木心頭一動，有一個年紀得輕的後生將一張藍色的大鈔在他面前一揚，「我拿鬍鬚，打你八角！」

「七角怎麼樣？」阿木不假思索地問道。

那後生倒乾脆，七角就七角，他把那張五十元大鈔塞入阿木手中就走開了。阿木心血來潮，連忙默默禱告，大伯公多隆，保佑「禾鷄」打勝仗。

可是天不從人願，「禾鷄」還是輸了。一起手，牠當胸被刺一刀，劃開一道長長的傷口，連吃進嚙囊裏的未消化掉的沙，玉蜀黍和一個青蛙的頭部都漏了出來。

到了下午兩點鐘，阿木就輸光他所有的錢了。

出鷄了，阿木連忙擠上去看。胆咪蹲在角落上替一隻沒有尾巴的「禾鷄」綁刀。好大的一隻「禾鷄」，至少有四斤。牠的對手是一隻「歪尾鬍鬚」：麻子張的長勝將軍。

阿木認識這隻鷄，幾個禮拜以來，牠一連打了三次勝仗。這隻鷄的特點是：攻勢凌厲，踢得又準，前三仗已負過傷，這第四仗如果是再受傷牠也決不會逃走的。

阿木到處打聽，又跟人交換意見，人們對「禾鷄」的評價是：戰鬥力尚在未知數，耐戰却是事實。

這時開始有人在喊：「八角，八角！鬍鬚打八角！」

阿木心頭一動，有一個年紀得輕的後生將一張藍色的大鈔在他面前一揚，「我拿鬍鬚，打你八角！」

「七角怎麼樣？」阿木不假思索地問道。

那後生倒乾脆，七角就七角，他把那張五十元大鈔塞入阿木手中就走開了。阿木心血來潮，連忙默默禱告，大伯公多隆，保佑「禾鷄」打勝仗。

可是天不從人願，「禾鷄」還是輸了。一起手，牠當胸被刺一刀，劃開一道長長的傷口，連吃進嚙囊裏的未消化掉的沙，玉蜀黍和一個青蛙的頭部都漏了出來。

到了下午兩點鐘，阿木就輸光他所有的錢了。

上流人家

苗秀

瞧着那個姑婆挪動着兩支粗大的短腿，進了後座廚房弄午飯，珍珍馬上停止了按那些雪白光滑的鍵子，打那架巨大的發光的鋼琴溜下來。她橫過這個小客廳，爬上了沙發，從那裏再爬上了窗台，把臉蛋貼在玻璃窗格上面。

窗外，隔了一條栢油路，是一排快要倒塌樣子的兩層破舊房屋，跟珍珍這邊這一排新式的小洋房，恰好是一個強烈的對照。一提到住在那些破舊房屋的窮鬼們，媽媽就得擺起一付鄙夷的臉色。不過，擠在破屋裏的窮鬼們也真多，整天進進出出的，多到教珍珍數也數不清，特別是那些小鬼，不管白天黑晚，都成羣在屋外頭蹦蹦跳跳，在街上跑來跑去，吵得人家耳朵都快聾了。

那排舊屋，靠左邊像掉了門牙的嘴巴似的，缺了一個洞口，空出一小塊地來，這裏原先也有兩間房屋的，戰爭時期讓東洋鬼子的飛機在這裏下了蛋，炸塌了，還死了好些人，以後就一直沒有再蓋起來。——這悲壯的歷史，珍珍當然不會曉得，那當子她還沒有出世啦。但這塊空地却一

樣吸引着她，爲的有這裏成了這條街上那些小鬼們的天堂，一天到晚都有小鬼們攏集在這裏玩耍，嘩啦嘩啦的鬧個不停。

這當子，就有好幾小鬼頭在那塊空地上「玩騎馬」，輪流騎在別人的背上，丟石子，練「眼界」。特別吸引她珍珍的，是那兩個在搖健身圈的小娃娃兒。珍珍兩隻滾圓的眼珠子睜得大大的，一個勁盯住她們，貼在玻璃窗的臉孔都給壓扁了。哼，這兩個的健身圈才搖得不高明啦！她珍珍可搖得好得多了。真奇怪，平常媽媽逼着她珍珍早晚飯後一定得搖十五分鐘的健身圈的當口，珍珍可苦死了，一絲兒味道也沒有。這當子瞧着人家在搖，却感到那末有趣，巴不得把掛在壁上的健身圈也拉下來，開門溜出去參加她們一淘裏。

想是這末想，可不能實行。珍珍瞅了大門口一眼！那是鎖得緊緊的，媽媽說不讓珍珍獨自一個跑出大門口的，不用講更萬萬不准她珍珍跟那些窮小鬼在一淘玩。可不是嘛，珍珍是體面人家的小姐，怎能跟那些下流的窮鬼混在一起！這樣不是有損的高貴身份嘛？

珍珍瞧得這末入神，連姑婆進來了都不曉得，這個老阿嬌一看見爬在窗台的珍珍便嚷起來：

「珍珍，你點解又爬上那邊去，太太知道又要生氣啦！」

這老阿嬌眯了兩隻老眼，打了一下壁上那電動的大時鐘，又嘟囔着：

「現在還沒到兩點，點解不彈琴了？還不下來，你等什麼？」

珍珍只好撅了小嘴溜下來，又爬到鋼琴座上，拿指頭生氣地按到鍵盤上，馬上响出叮叮噹噹的聲音，聽起來彷彿是這個女娃子的一串抗議。

在珍珍的心目中，這個姑婆是她生命的最大的敵人，這老鬼不但在爸爸媽媽不在家當口，要監視她珍珍的一切行動，還是學嘴學舌的，害得她珍珍常常給媽媽責罵。

這件事，叫她珍珍一直想不明白。人家隔壁四十五號瑪麗家裏的那個阿嬌，怕瑪麗怕得要命，只要瑪麗那末哭鬧一下，瑪麗的媽就得把那個阿嬌臭罵一頓了，那裏像自己家裏這個姑婆那末神氣，連媽媽也奈何這老鬼不得。這是她珍珍親耳聽到媽媽夜裏躺在床上跟爸爸講的，媽媽就心這個姑婆辭工不幹。

「噯，要是老東西跑了，我們就用上三倍的工錢也不容易請到這樣的阿嬌。你不曉得現在那些當阿嬌的多麼神氣，我們學校裏姓趙那個女先生，這幾天花了一百二十扣僱了一個阿嬌，才講好只負責弄飯的，別的什末都不管，連小孩子哭得死去活來，她正眼也不瞧一瞧啦！我們家裏這個老東西，煮食，洗衣，打掃，看小孩，樣樣都來得，結果也不過拿我們這麼一點點工錢吧了，要不是我甜言蜜語把她籠絡下來，老早就不幹了……」

不過，還有一點少不了姑婆的，媽媽沒有講出來。這個老太婆還有一樣給媽媽讚口不絕的本領，她會得怎樣用很少的幾扣錢，做出幾樣挺可口的簡單的菜色來，比如她最拿手的那味紅燒

鷄，還有那味醬油炸肉，誰嚼過味道的都不由得咂着嘴，要再來一次的。媽姆就靠了這些出色的小菜，星期日經常在家裏款待一些高貴的客人，客人中間特別教她珍珍感到有趣的，是那些高鼻子，藍眼珠子的紅毛鬼子，聽媽姆講，他們有些是什末大學堂的教授，福音堂的牧師，還有什末部的長官，據媽姆講，這輩人都是地方上的大人物，可是每逢瞧到這些紅毛鬼子笨拙地學着怎樣拿筷箸，跟閉着眼睛欣賞姑婆做出來的出色小菜那個怪樣子，便逗得她珍珍咕咕的笑起來了。

媽姆講，家裏這些高貴的客人，給爸爸面子帶來無限光彩，爸爸在外頭的社會地位都因為這個而提高的。那末，論到功勞，當然得歸功於姑婆那高妙的手藝兒了……

雖說連媽姆都奈何這老鬼不得，但她珍珍偏生不服氣，她朝着那個彎着要在揩拭椅桌的老鬼的背裝了個鬼臉，手指依舊機械地按着鋼琴鍵，好容易等到老鬼走回廚房去，她又打鋼琴座上溜下來，爬上窗台。

這次，珍珍喫了一驚：一輛凍肉色的中型漢士汀開到家裏大門口馬路邊停住了；這是媽姆打學校開車回家來了。珍珍趕快打窗台爬下來，坐到靠近鋼琴的媽姆指定給自己坐的一把小靠椅上，小小的身軀一半歪向左邊，兩支小腿交叉着，完全照着媽姆常常教自己的那個高雅的拉丁式的坐法。

已經聽到鎖匙塞進門孔較動的咯吱咯吱的響聲，隨即大門打開了，飄過來媽姆那沙啞的噪

音。她並不是一個人回來的，還帶來了一個生客。

「媽媽！」

珍珍一瞧見媽媽進門，便跳下椅來，機械地喚了一聲，接着又機械地坐到原來那把小靠椅裏，保持了剛才那優雅的拉丁式的姿態。

媽媽滿意地笑了得意地衝着來客：

「這是我女兒。珍珍，過來叫呂太太。」

珍珍走過去，衝着那個鞠了個躬：

「呂太太。」

那個叫呂太太的客人摸了摸珍珍的一頭短髮，一住坐下來一住講：

「嘿，尙太太你的孩子多乖，多有禮貌呀。」

「那裏！我一時不留意，她就會偷懶了。」

「噓，你還沒看見我家裏的大毛跟二毛啦，那才淘氣死啦……」

一想起自家那兩個孩子整天價撒野的樣子，自己跟男人又得到外頭教書，家裏自己的孩子反而沒時間去管教，她老噓了口氣。

這位呂太太剛好跟這屋裏的主人是一個強烈的對比，個子異常矮小，那位尙太太可是個高頭

大馬；呂太太長着一顆小腦袋，眼呀鼻呀嘴巴的全擠在一起，很少打扮，面皮已經開始發皺了，看來比她實際年齡還要衰老些；尙太太可有着—付四方型的大臉盤，脂粉抹得厚厚的，還燙了個電影明星區特烈·哈賓的少女式髮型。

「呂太太，你也是的，兩個小孩都大了，快要上學了，怎麼還能跟大人一起擠在一個房間裏。你們該搬到一個環境更好的地方才對啦。」

那個打量了客廳裏那些精緻的西式傢具，華麗的裝飾，搖了搖一顆小腦袋：

「噫，我那裏能像你這樣的福氣。你不是不知道，我在學校拿的這麼一點點薪水，我的男人又沒有什末本事，怎能付得大房錢。」

「我還不是一樣，我在學校的薪水也不會比你更高嘛。」

這當然是事實，這兩個女人都都在一個學校教書，呂太太教的是國文，史地；呂太太教的是英文，薪金都是相差不遠的。不過，中間是有着極不相同的地方的。

「尙太太，我怎好跟你相比呀！你的先生在社會上有地位，又會賺錢，你出來教書，不過是覺得好玩吧了。」

這一來彷彿是給人搔着癢的地方，渾身上下感到挺舒齊的，可是她尙太太故意裝出爲難的臉色：

「噫，就是爲了這個，我的先生老埋怨我，反對我到外頭教書，認爲我爲了一點點錢出賣了那末多時間，丟下一頭家不管，實在不值得。」

這裏，主人頓了一頓，打開一罐烟捲，拈出兩根，遞給客人一根：

「呂太太，你也抽一根吧，薄荷咀的。」

「不，我不會這個。」

那個燃了烟捲，吐了個烟圈，又接下去：

「不過，有時自己想一想，覺得我的先生講得有道理，一個女人總不能丟下自己的家跟孩子不管。何況我們津貼又給取消了，工作倒增加了。去年我才上二十四節的課，現在可增加到三十二節，每天都一大疊練習簿，真把人累死了。最近，連我自己的孩子的功課，都沒有時間去管了，所以今年孩子的功課愈來愈差。想來好笑，去年這裏舉行國際婦女大會當口，我還在大會上發言，極力主張女人不該回到廚房裏去啦！」

因爲對方提起減薪跟增加上課鐘點，勾起自己沉重的心事，她呂太太一時沉默了，連對方後半截關於婦女大會的話根本沒聽進去。當她打沉思中醒過來，發覺女主人眼睛盯着自己，顯然等自己發表意見，她老不由得臉一紅，搭訕道：

「你的女孩子噫中文還是英文的？」

「是唸英文。珍珍，你告訴呂太太你在那一間學校唸書。」

珍珍一直坐在那裏，時而瞅瞅媽媽，時而瞅瞅客人，聽着大人們在講那些一點不好玩的話，又不敢擅自離開，簡直悶死了。好容易才有這個機會開口，她趕快响亮地回答，好像在學校裏回答老師的發問似的……

「我唸的是 St. Mary school。」

「幾年級了？」呂太太笑着問。

「我唸二號位，媽媽還送去學鋼琴啦。」

「小妹妹，你真聰明。」

那個做媽媽那個大臉盤一下子開朗了，露出兩排雪白的假牙：

「那是一家私人音樂學校，辦得還不錯，珍珍在那邊快一年了，——珍珍，你過去彈一點給呂太太聽聽。」

珍珍馬上跑到鋼琴邊邊，叮叮噹噹彈起來。這裏兩個娘兒都停止了講話。那個客人兩支小眼睛低垂着，一張瘦小的臉孔看起來顯得更細小了，她老似乎全神貫注在聽，又似乎在想自己的心事。那琴聲斷斷續續的，有時中斷得那末久，人家滿以為彈完了忽然又噹的一聲響了起來。她呂太太對這個是個外行，一點也聽不出個中的妙處來。

耳邊驀地响起了尙太太那充滿了得意的嗓音：

「這是柴可夫斯基第七十三號作品A大調的序曲，不過小孩子彈得太差了，不大好聽的。」

「那裏，那裏……」那個如夢方醒似的，「彈得好極了，小小的年紀就彈得這樣好，真是個天才……」

那個做媽媽聽到別人讚美自己的女孩，更加得意了：

「真的，我這個孩子，在學校的功課都平平常常的，但是對音樂，藝術什麼的倒不錯，一學便會。所以，打從上個學期起，我送她到東陵那個外國人辦的芭蕾學院，學芭蕾舞啦。嗯，珍珍，你過來表演一下，讓呂太太看看吧。」

她珍珍開始跳了：她踮起腳跟，只拿脚尖一步一步地挪動，彷彿一個不小心，就會沾污了自己的腳跟似的。看來她動作很是喫力，身子老是幌呀幌的。那個呂太太張開小嘴巴盯着她，耽心她隨時會摔倒。

果然，那個踮起腳跟，一步步挪到小茶几側跟當口，兀的身軀一幌，便仰臉倒了下去，把放在小茶几上的小擺設——一只精緻的小帆船連帶也翻落到地上了。

「哎喲，哎喲……」

那個哼着，掙扎着要爬起來。呂太太慌忙跑過去把她扶起來：

「珍珍，你有摔到什麼地方麼？」

那個做媽媽的可裝着滿不在乎的樣子：

「小孩子摔倒了不打緊的，學芭蕾舞的誰不一天摔十個八個交的。」

當那個把珍珍扶到沙發躺下來，再坐下來以後，尙太太一住撫摸着手裏的小帆船一住說：

「還好，沒打壞這個小帆船。」

隨即又把小帆船遞給客人：

「呂太太，你來瞧瞧這小帆船做得多精細。這是上回我在紅十字會服務的時候，收容所一個瞎了眼睛的十四歲的孤兒做了送給我的。」

呂太太接過來翻翻覆覆地瞧了好半晌。這小小的木頭帆船，有桅，有帆，還有舵，添了鮮明的顏色。

「嘿，這很美，真是一件藝術品，不要講是瞎了眼睛的，便是眼睛好好的，也不容易做得這樣好。」她讚美着。

這當子，躺在沙發上的珍珍，兀的一碌骨爬起來：

「呂太太，這個帆船不是人家送的，是媽媽記錯了，我可記得清清楚楚，這是上回媽媽跟我在東陵那間洋貨店買的……」

還沒講完，媽媽已經吊起沙嘎嗓子喝住了她：

「珍珍，不准你多嘴，還不上樓剛午覺去！」

撅了小嘴巴，珍珍離開了客廳，爬上那高高的梯子，到二樓的房間裏，爬上床躺下來。

這女娃子睜大眼珠子，瞪着天花板，她一點不明白，媽媽幹麼那末生氣，把自己趕到樓上來。是媽媽她忘記了，自己不過提醒她小帆船是買回的，不是別人送的吧了。

不曉得什麼時候，她珍珍聽到樓下媽媽送客了，珍珍想這該是下樓喫午飯的時候了。她剛要爬起來，房門給推開，媽媽進來了。

媽媽虎起了臉孔，嚇得珍珍噤住了。

「哼，你這個壞東西，嘴巴這樣多！好，今天不准你喫午飯！以後看你還敢不敢！」

媽媽罵完，便嘍的一下把房門關上，下樓去了。

珍珍哇的一聲哭了。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八月

丹麥白蘭納爾著

章暈譯

（作者簡介：H.C. Bunner 白蘭納爾，出生於一九〇三年，爲丹麥有名的小說家，擅長心理分析，也寫得很出色的劇本，如「騎士」及「姊妹等」都常在北歐各國首要的劇院上演，「八月」是他描寫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在巴黎的情形。）

八月中旬，我倆到達了巴黎，可不打算長久居留，我倆想到法國南部和比蘭尼士的山區去探訪。到夏天，我倆結婚已十年，在這期內，兩人都沒有見過好山，所以想在山上居留一個月。

在巴黎我們想看很多東西，在頭幾天中已看過一些了。天氣非常熱，只能在清晨和黃昏時外出，其餘的時間都躲在聖日曼的附近小弄的旅館裏，這旅館的房子跟巴黎的其他的廉價旅館一樣，牆壁貼上花紙，傢具鋪上紅絨，回來時，我們都脫了衣服，用冷水洗一洗腳；然後躺在佔據了半個房間的榻子上，讀着帶來的書，但漸漸停止了，祇躺着靜悄悄的等候時光的過去。

我對雲妮說：「明天我們再訪問羅浮宮一次，你會看到每間房子裏有着你在學校時知道的古舊美術品，大衛的巨大戰爭畫和拿破崙加冕圖，你將被迫說出每張畫的意見。」

「後天，我們去看前進廣場」雲妮說。

我嚴謹地說：「此後，我們就去看拿破崙的墳墓吧！」

「黃昏時，我們到蒙瑪泰區去」她說：「你到一個這種爲旅客而設的陰暗、下流的所在地，試想一下那些塗滿銀粉的裸體男女，他們從樓上出現各種姿態，你可以在銀漆下看見皺紋。」

坐在敞開的窗前，有一點涼意。街道是狹小的，從開着的窗戶可以望到對街的窗戶，可以見到那兒做什麼，對方也可以望到我們這兒來。對門的家把桌子排好在窗前，預備吃飯，坐列着有點宗教氣息，可以望見他們吃着龍蝦和多汁的肉，還有很多小碗混合醬料和油類的沙律，飯後，又有一個大大的紅瓢的西瓜；令我們望見也引起飢餓。我走出街外，買了一些本地製的酒，果子。

回到店裏，放好桌子，我們吃着果子和酒。現在，對門的鄰人也看到我倆吃着他們一樣的紅瓢西瓜了；他們對着我倆微笑，隔鄰那敞開窗戶的高高的女孩子，向着大街望她的、有着光滑黑髮和黃金色皮膚的愛人，她站到窗前梳理頭髮，顯得有點不耐煩了，他來遲了，每天都來遲了點兒，但終於在街頭出現了！我們沒有看到他下去；但知道，因爲她退後一步，裝成沒有什麼分別的，望着鏡子整理一下子頭髮，一個却繞着樓梯，哼着沒有什麼異樣的口哨，那個却坐下裝着一心一意的做工，我們看到他倆相見，像其他的法國娘兒一樣擁抱着，除了她的臉向着內室外，她揣摩着他，微笑，取笑着，但沒有過度耽下去，一會兒，他們移向較後的半暗處，除了他的頸

子後，她的手指外，再看不到什麼，驀地，她走到窗前，似乎對我倆投下一絲微笑，把窗帘放下，這樣，我倆也把窗帘放下。

我們收到的信不多而且很快就忘記了信內的事了，可是一天，有人這樣寫着：「你們甚麼時候回來？我想你們打消了到比蘭尼去的計劃吧？」我們差不多放棄了到比蘭尼去，是事實，我們很難對別人說出，因為多少有點兒滑稽，可是那個寫信的人，怎麼會知道？

幾天後，再收到一封由雲妮的母親寫來的信，說道：「我們很想見到你倆，歸來愈快愈好。」那時，我們知道是爲了政治環境了，我倆笑這是杞人憂天，因為地區隔得很遠，雲妮說道：「你得知，我倆是不會讀法文報章的，得回到多瑪去讀讀丹麥文報紙吧！」

「我不想到多瑪去」，我說，「我們可以下到波里法區去看看吧！」

那兒沒有什麼特別，街道上的交通狂叫着一如平時，有如孩子們在嘈吵中懽愉着，汽車在夾道樹蔭的陽光中，飄揚起蔚藍的烟霧，警士們舞起手中的短棍，有如鬥牛戲，那青綠色的販賣報紙攤比平時更熱鬧了；平時他們瞥報紙一眼，就很快地塞進袋子裏去，現在他們不把報紙拍起，站在旁邊讀起來，報紙標題不比往日大，我對雲妮說：「等看看標題，就會看到政治情勢了。」到了黃昏時，標題仍舊沒有加大。第二天清晨，我倆雙雙起身得很早，似乎是約定，一會兒沒說什麼，祇是靜聽着從波里法區傳過來的吵音。

「你聽到麼？」雲妮突然地問：「這聲浪有些特殊。」我正想着，沒有聽到不同的地方，但神經中樞感覺到，全巴黎的聲音都不同了，我倆很快地穿起衣服，到玻里法區去。

標題沒有加大，跟平常在青色的報攤上，出現了四、五張，一個人匆忙地抓起了報紙，一邊讀，一邊走路。我倆看到每份報紙都長着兩隻腳走路，街道兩旁，都張開了白報紙，我倆跟其他的人，站在酒吧間喝咖啡，望着很多報紙在街外走過，看到一輛綠色巴士，月台前部站滿了張開的報紙，警士高舉了短棍去阻止流蕩的報紙合成滙流，又看到他放下棍子任從報紙跑過去，我對雲妮說：「這真像一羣口嚙白卵在陽光下走動的螞蟻。」

「或者是病菌」，雲妮說：「是脈絡上的白色病菌，血球一蓋上就把牠們吞噬了，但牠們繁殖得太快，連吞噬也不及。」

我望着她，她沒說什麼，微微的喝了口咖啡——她的棕色的小手微顫一下，她的眼睛大而亮，急促地說出，平時，她不會這樣，我也不會有這種預感，這一天整個早晨，我倆在林道上閒蕩，我們看到血球跟病菌鬥爭。牠吞噬和消化了牠們，每個人見到牠們充斥了各處，像白色的糞便一樣，不過那全部是新的，在每一條街，我們都看到這些兩條腿的報紙。人們坐在幃幔下看牠們，「不會十分嚴重吧，」我說，「除非標題增大，一定會聚攏了很多，人，叫罵着，感嘆着，記住，他們是法國呀！」

「倘使他們會叫囂，」雲妮說，「他們沒有話說，你聽得到麼，他們總沒有說什麼。」

我也注意到，這是真的，沒有什麼可聽到，只有那長久不停的交通嘈吵，那兒沒有微笑，叫嘶和怒罵，甚至在咖啡廳的階台上，圍繞着我們的都沒有說一句話，他們只讀着報紙，當我們回到居住的街道，再忘記了一切，一切跟過去一樣，對門的家庭，坐着窗前吃飯，高個兒的妞兒站在那兒等候愛人。他來得遲點兒，逗留一會就跑了。窗帘沒有放下，一下子却如平時。

第二天，脈絡再跟白蘭搏鬥，可是一瞥中，却顯得惡化，棕色和藍色的制服，正規軍倒很不容易找到，祇碰見軍官，忽然，他們聚在那兒，似乎警號召集了他們，他們跑進門檻和夾道裏去，又跑了出來，他們挪着公文夾，在橡樹葉下，他們的臉顯得很神秘，人民望着他們，把路讓開了，街道上的警士比平常更多了。沉寂伸延到交通上去，電鳴和旋轉中，包含着暗淡的沉默，會在自己的神經上覺到。「不會有嚴重的事件發生吧，」我對雲妮說：「那一定會聚攏起來示威、演說和遊行的，就十分不同！」

她沒有回答，像想着什麼，突然說：「到對面去吧，說不定從士干的那維絲旅行社得到一些消息。」

我們跑到奧第安的首要區，火車擠擁不堪，人們都站着讀報紙，火車的吱吱移動聲和着翻動報報紙的沙沙聲。經過一條黑遂道時，眼睛給摩壓着，牙艱像害上了傳染一樣啃着，可是跑到了

劇院廣場，在陽光下一切都變得異樣，愉快和安全，紅紅的蓋幔陰下，人流哼着調子滑過，在大飯店前聚着一羣體面的紳士，熱烈地談論着。

沿着劇場街，走到旅行局去，很多人在那兒談話，有些用丹麥語，有些用瑞典語。那瑞典官員兩支手放在柜台上，向兩位太太解釋：「那兒不會有戰事，你可記住我的話，這些只是虛驚……報紙麼？你別相信，在這種情形上，你有時間去想一想，後天你再來，或是下一週，這會有足夠的時間。他又回過頭來，用瑞典語向一個瑞典太太說着同樣的話，以後，眼第三、第四……個，都靠着柜台想用同樣的話抗拒驚懼的狂潮，我和雲妮不再等候他的申說，離開了旅行局，我說：「你可見到，在這兒得不到什麼。」

紅色的蓋幔閃閃發光，街道廣闊壯麗，多種語言嗡嗡地混在一起，這世界的各種民族仍舊在說着話，穿藍色制服的小童，用着歡愉和尖銳的聲音，喊賣報紙，當我停步向下望着路旁的當口，看見玻璃門前排成一流人流，他們不覺得驚恐，也沒有互相交談，靜悄悄地，耐心地等着一組一組的進去，再從別的門口出來時，他們的肩膀已經掛上一個圓圓的金屬盒子，大約是防毒面具吧，我對雲妮說：「是不重要的，只是爲了預防。」

在咖啡廳的角落坐了一會兒，那些是穿着白背心戴單片眼鏡的紳士和牽引鬆毛狗拿着長柄望遠鏡的太太們。我們望着他們笑和感到安全——他們在那兒坐得這末長久，總不會有戰事吧。

在戰爭爆發時，怎會這樣在此間坐着。

我倆生氣蓬勃地談了很久，感得一些刺激和希望，忽然想到一間小菜館，那是十年前事，是一家掛着透着陽光的格子帘的地方，是我們吃得最好的地方，我們出外去，試想去找找，去看有沒有存在，這是一個長途，又找了很久的時間，終於找到了，是舊主人和舊主婦。

我們坐在太陽陰下，隔着那幅格子帘，一如我倆初會時，我們還是談情階段。主人用葡萄酒款待我倆，我也招呼他，彼此用三種語言談着這不會有戰爭，主人和主婦都微笑着，認為在我們所存在的世界不會有戰事，在這充滿了愛人的新世界怎會有戰爭呢？

「…………不會有戰爭！」

我們繼續這一天的安靜氣氛，夜深時決定不回家去，無論如何，要有一個自己需要的星期，彼此決定不再談戰爭，甚至連想也不想。

第二天早上，白色的招貼和牆壁佈滿了揭示板：「動員！」我們不談標貼，但到處都看得，巨大的血循環有着新的噴發了。士兵，開始時，個別地見得到，像標色的小點，漸漸凝結成一堆，以至一條，散到各地方，都有着沉默的臉，人們經過他們身邊，也沉默着，不出聲，這偉大的沉默伸展到各地去，冲破了沉默，就是馬蹄和車輪的各種噪音，晚上，從玻里法聽到這聲音，我們不談牠，躺在床上，等着牠停息，可是直到天亮還沒有停。

種種形態的每一個鐘頭都一個鐘頭在變動，圍繞在我們身邊的東西似乎全變了，一天下午，我倆坐在河邊，看到無窮盡的綠色巴士經過長橋——巴黎的綠色巴士全消逝了，像我們眼前的幽靈一樣，又一個下午，我們正在聖拉沙車站，看到連綿不斷的汽車在駛動——牠們停下，那短小，漂亮的軍官跳出來，拿着手提衣箱衝進火車廂去，在驛站的中部遍佈着士兵，有些旁邊的女人們，穿着平常的服裝和有着平常的臉，看不到有人擁抱，也看不到有人哭泣，他們變成奇異的麻木，像彼此無關，這深遠的沉默將男人和女人分開了。

我們沿着街道跑，這兒坐坐，那兒坐坐，在一個地方總不會呆上很久，各地在我們的周圍，常常有空的位子，我倆開始感覺到巴黎血脈中的兩個異體，最後，呆在家裏的時間居多。同街的人跟從前一樣，跟我們點頭招待，却沒有了微笑，而且不想見到我們，我們進店購物，他們祇機械地給我們所需要的東西，沒多望一眼，那對門開着窗子吃飯的人家，再也不望到我們這邊來，那個高高的姑娘等着她的愛人——一天，他把頭髮剪短，穿着制服來了，有點異相，一條領帶藏在他的金黃色頸子後面，看到他倆並站在窗前，似乎彼此沒有什麼交談，他再也不來了。

慢慢兒我們離開了窗櫺，退向後方，覺得不應再坐在那兒，我們祇好躲進給睡牀剩下一半的空間，在這悶熱的八月的夜，躺在床上靜聽外邊的聲音，一夜遇到警察的檢查，街外傳來了叫喊和跑步聲，跟着响了兩下槍聲，雖然這嚇不到我們，但却像鑽進了我們的血液去——我倆互相緊靠

着，互相捏着臂膀，在黑暗中，漾起了奇異的低聲，這些都是很多年來沒有見過。

一天，在門檻邊，旅店主人攔住我，問我倆什麼時候要離開，他用不完整的德語解釋，一切的旅館都不能容留外國人，自然，他的旅館的範圍這末小，所以不知道命令在什麼時候降到自己身上，只有我倆是外國人，這樣才算是安全……

我再回到樓上去，對雲妮說，「現在我倆不能再停留，巴黎是不需要我們的了。」

「那末就南下來吧，」雲妮說：「我倆不要回家，就依原定計劃，到比蘭尼去吧，我想那兒不會禁止我們。」

我們匆忙，整個時間都在急促，熱烈地談論着，在街頭談談說說，在大都會，在戲劇廣場，注意到沉默已經伸展到右岸來了，紅色幃幔的蓋蓬下，人流擠動着，但都沒有說話，在餐室的前面，仍舊像前時那樣擠滿了人客，跟從前的樣子一樣，但都充滿了沉默。到達旅行局，雲妮停下來，對我說：「你自己進去辦妥一切吧！」

一會兒，我什麼都沒有辦，出來了，對雲妮說：「你決定了麼？現在就得決定，在裏面，我聽到他們說：「明日下午最後一班船開到愛司耶去，德國的邊境今天都封鎖了，要回家，就得搭明晨到安特哇普去的火車。」

沒出聲，只彼此望着，沉默都把我們包圍了，我把着雲妮的臂膀茫然地踱着，坐在咖啡廳前

的紅幃幔下的人們跟前前一一樣，沉默得有如僵尸，透過了單片眼鏡或望遠鏡去觀察死過去了幾千年的世界那樣，在路旁那玻璃門前仍舊有相同的一族人流，在那兒站着，沉默而耐心地，等候着一組一組的進去。他們也從別的門口，拿着圓圓的金屬盒子出來。

雲妮停下來，望望他們，她的臉色蒼白得，突然叫喊起來，激動而無法控制。她流着淚喊道：「我不能」，經過她身邊的沉默的人，粗畧地望她一眼，似乎詫異她為什麼站在那兒叫喊。我跑進去購了兩張到安特哇普去的最後一艘船票子。

這個黃昏，巴黎施行局部的燈火管制，我們通過蒙瑪泰區，爬上沙卡的全部階級，我們沒有說話，站在欄杆前許久，下面是飄着掠過的小燈影，伸延出去的大平原就被濃厚的青藍的黑暗包圍着了。

我說：「這樣，我們不到山上去了。」

在黑暗中，雲妮的臉是空虛和蒼白，疲乏地說：「現在你和我總算看到這些山嶺了。」

玉蘭給關在虎欄裏

李過

——「浮動地獄」之十

送開水的阿泰，走到土龍的第二間房的時候，正要打門，忽然聽到房裏女人的聲音在說：

「男人是很奇怪的，你越是不肯，他越是有味。你完全給了他，他一下子就膩了，反而不要。我敢說，只要你答應他一次，他就會放你的丈夫，也不追究你拿刀要殺他的事。你知道嗎？拿刀殺人是皇法不容的；送去官府，一定要辦死罪。你殺死自己，還是救不了丈夫……」

好像有腳步聲，阿泰急忙走開，到另外一間房間去送開水。在路上，他想起那女人的聲音是三春的，由那些話的內容來推測，三春在幫助土龍對某一個不肯就範的女人遊說。從那話中，他知道那女人是個貞操可取的女人。可是，就他所知道，最近並沒有發生過像那話中所說的事，總不會是早上剛發生的？船在行，那裏去搶來一個女人？……突然，他的疑惑中跳出一個連他自己也害怕的念頭。

阿泰提着空水壺，走像跑那樣快，趕到船牢來。

阿泰呆住了：忠烈不在船牢裏。而船牢是那麼堅固，也沒有破壞的痕跡，忠烈怎麼出去呢？逃走？除了買通有辦法拿到鎖匙的打手——從牢裏絲毫沒有破壞的情形看，是沒有別的方法了。但是，要買通打手是要不少錢的，忠烈那裏來的錢？打手也不會傻到不留破壞的痕跡而讓自己担罪。況且，如果要逃走，忠烈是會通知自己一聲的，不會這樣一聲不响的自顧自的逃走。可見，逃走是不可能的。那末，忠烈那裏去了？

阿泰疑惑，焦急地回到廚房裏。

因為集中思想要在不安全的事實中緩聯全部的事實，阿泰在工作的時候常常疏忽或錯誤，使他的助手們覺得奇怪；以為他病了，勸他休息。阿泰就順勢承認自己生病，但是不肯去休息。這樣，總算把異常的情緒掩飾過去。

等到阿泰他們下艙去施粥，施了一陣，阿泰看見克雄他們近艙後的旁邊，他便裝作肚子痛的樣子，要他的助手代他施粥，他自己坐在一旁休息。在休息的時候，他趁機向克雄丟眼色，暗示他到艙後去。阿泰自己裝作要大便，到艙後的廁所去。

阿泰和克雄兩人就在廁所旁邊談了起來。

克雄告訴阿泰，玉蘭給打手叫去，說忠烈身體不好要見她。

克雄的話就像一根通心針，把阿泰思想不通的事實貫穿起來。他的臉色突然地沉下，一時說

不出話來。

沒聽見阿泰說話，看看他，發現他的臉色不對，克雄忙問：「你怎樣了？」

阿泰顫着聲，把忠烈失蹤和他在土龍房外聽到的話告訴克雄。

「吃人的禽獸！」克雄切齒地迸出這麼一句。

「不要說了，你快快去通知他們，大家想個辦法。我遲一點去，免得給人家疑心。要小心，話不要亂說，槍裏會有奸細的。」阿泰推克雄，催他快去。

由忠烈的遭遇而想起自己的遭遇，越想越憤恨。要不是病中體弱的妻需要照顧，他真的想去拼命。克雄擠到阿喜他們的身旁，丟眼色暗示，拉住他們，等到四週都是自己人的時候，告訴他們忠烈和玉蘭的遭遇，並請他們想辦法。他們聽了，也很憤怒，只是一時想不出辦法。最後，阿喜建議找李答商量。

當大家吃粥和洗滌飯碗走來走去時，克雄趁機把忠烈夫婦的事告訴李答。

李答早知玉蘭被叫出去，必定凶多吉少。只是沒有事實作根據，一時無法揭穿土龍的奸詐。現在事情的發展正如所料，他倒希望能夠聽聽各人的反應。

肚子雖然不飽，總算有些食物塞進肚子；大家的精神旺健了些，便會管點閒事。

「那個女人給叫去到現在還沒有回來，會不會出事？」永成一面吸蛙牙穴中的穢物，一面提

出這個問題；不知道是問誰，也可能是問大家。

一時，雖然沒有人答他，却引起大家對玉蘭問題的關心。

這是一個機會，必須好好的把握，利用；李答於是說：

「一定是出事了，不然怎麼到現在還沒回來？」

「她的丈夫生病，她去見他，那會這樣快。」顏奕民自狂瀾後，生病了。雖然暗地裏吃藥，病還沒有好。對於不關重要的事，他是懶去理會的。可是，李答的話是那末肯定，足以引起壞作用，所以也得勉力回答。

「我們的頭人倒很慈悲。給他打得半死的人生病時，竟會叫他的老婆去照顧他；孩子們死了，父母親要送葬，經過一再的請求，結果爲了照顧孩子的父母親不致跳海，特地在他們的腳上綁着繩；怕大家會餓死，所以一碗粥算一餐；怕大家會水腫，所以一杯水要一個人喝用一天。這些都是頭人的慈悲。」李答說的時候，語氣冰冷，一聽就知道是諷刺的話。

頭腦原就不大清醒的顏奕民，給李答的話一刺，簡直是氣昏了，一時答不出話來。

爲要鼓起大家仇恨的情緒，李答繼續說下去：「頭人因爲好心，所以把我們從唐山騙來，搶來；不然，大家早就在唐山餓死了。又怕我們寒到，所以把我們擠在一起來煎……」

「你只會亂說，不會有什麼好處的。」顏奕民雖然會詭辯，但是，連詭辯的那一點理由也沒

有，他的精神又不濟，便直接警告。

「我早知道不會有什麼好處。不過頭人的恩典也不敢忘。」

「有什麼恩典？」成敦說：「他害我們，要找他算賬才對。」

「這也聽不懂！」永成又要逞他的才能了：「李答是說，頭人沒有那樣好心，會讓那個給打的人和老婆相會。又說，孩子死了，父母親送葬時，連脚都要給綁着。又說：我們是給騙來的，他們（他手指克雄他們一羣人）是給搶來的，都一樣給折磨；把這麼多人擠艙裏，吃不飽，連水也不夠用。這可見頭人不是好人。」永成說了，得意的看看李答，又看看大家。他的解說雖然是多餘的，但總算直截了當地說出了大家心裏要說的話，使大夥兒的情緒更爲高漲。

「對！」克雄領導許多人喊起來。

「什麼頭人？是吃人。可惡！」成敦總是比较不能忍耐。

「亂說不會有好結果的。」顏奕民狠狠地說，看樣子，他已經給激得快要暈過去了。

「沒有好結果又怎樣？」成敦盯着顏奕民說。

「本來就沒有好結果，拿沒有好結果嚇不倒人。」克雄激動的說，話不很流暢。

.....
就當大家在對付顏奕民的時候，那些已經知道忠烈夫婦的遭遇的人，再把消息傳給不知道的

人，不斷的傳開去，不多久，全船的人知道了。那些聽到忠烈夫婦的遭遇的人，有的切齒，有的咬唇，有的握拳……大家都受激動，很難把情緒壓下去。

分了粥，走出大艙，阿泰又到牢房去看一回，仍舊不見忠烈，使他的心更加沉重起來。啊！看守人也一個不見！難道是被謀害了？不至於如此，豬仔可以換錢，土龍不會那樣傻的。過了些時，他又藉故去牢房的附近走一趟，看看牢房裏是不是有人。一直到午後的那一次，他才看到牢房裏像是有人屈伏着。他本來是找忠烈的，在未找到時心境還平靜，到可能找到忠烈時，他却緊張起來，心勃勃地跳，好像預感到不幸。他輕步的走到牢房的外面，輕聲的喚忠烈。

「誰！」忠烈坐起來。看見是阿泰，憂鬱痛苦的面上，忽然開朗些。親切地叫聲：

「阿泰叔！」

「你等一下，我四周看看有沒有人。」阿泰看見忠烈還強壯，放心了些。先查看一下周圍，如果沒有人，他打算和忠烈談談。

四周沒有人。阿泰低聲的詢問忠烈他不在牢房裏的原因及事情的經過。忠烈抑住憤怒和悲哀，低聲的講述土龍派人押他去，當玉蘭的面前打他，強迫玉蘭屈服。玉蘭不屈服，連玉蘭也打。並且要求阿泰探聽一下玉蘭的處境。

阿泰一聽到土龍把玉蘭安置在他房間裏，就知道事情會有不平凡的發展：如果土龍起歹心，

真的幹起來，可能害死玉蘭。這事關係重大，他把可能發生的事暗示給忠烈知道。

忠烈領悟到阿泰所暗示的事，好像到這時才發現真正的危險似地。他激動地站起來，雙手推着欄木，要把它推斷似地。可是，欄木依舊那麼的結實，他還是給囚在欄內。

「只要能出去，就有辦法。」忠烈祈求的目光照熱阿泰的心。

阿泰在沉默——他的內心在鬥爭：幫助忠烈走出牢房是可能辦到的。只是，這事關係重大，可能連累到自己；而忠烈和玉蘭還是走不脫。可是，一想到土龍的歹行爲可能導致玉蘭自殺，忠烈火烈的性子，更不會放過這仇恨，那末，二條命可能就這樣的完結。衡量起來，幫助忠烈出牢房，設法打救玉蘭，似乎是目前唯一可走的路……。

「阿泰叔，求求你幫忙設法。」忠烈以爲阿泰的沉默是拒絕的表示，於是再開口央求。

「可以做得到的，不必你求，我自己會去做。不過，這事關係重大，而且也未必救得了你。要想好了才做。」阿泰慈厚地撫着忠烈的手。

忠烈像有許多理由，但是說不出；好像阿泰的理由更有力。不過，他還是不死心：

「這樣吧！阿泰叔！你偷給我一把鋸，我把欄木鋸去一枝；或是你給我一把斧頭，我劈斷欄木，這樣就可以出來了。」忠烈只好大胆地說出自己的要求，巴望阿泰答應。

可是，阿泰偏又不立即開口，只顧低頭皺眉。反使忠烈增多幾分焦急。

「斧頭一劈，人家馬上就知道，用鋸鋸還可以。不過，不要完全鋸斷，留下一點點，只要用力一推就會斷便可以。危急的時候，需要出來拼的時候，才推斷欄木出來，如果沒有需要，還是躲着。」阿泰一面說，一面想，沒有理忠烈的反應。

「可是，怎麼知道需要不需要？」

「唔！」這個新的難題又跑進阿泰的腦海中。

不知道阿泰思想的方向和過程，雖然想追究一下阿泰的想法，也沒辦法，只能自己想自己的。忠烈瞥阿泰一眼，見他還在沉思；稍停一下，又瞥一眼，阿泰似乎覺察到，也瞧他一眼。忠烈開口說：

「要是你肯，你替我探聽是最妥當的。只怕又給你麻煩，更怕連累你。」

「你們一家人，從你爹起，便那樣好的對待我們一家；錢財贊助，爲我埋葬父母，照顧我……我是很感恩的，那怕會連累。辦法怎樣？你說。」阿泰盯住忠烈。

「阿泰叔！……」忠烈感動地握住阿泰的手。過了一會，才說：「你探聽到玉蘭有危險，就來告訴我，我便推斷欄木去救她，然後一起划舢舨逃走。」

「逃是逃不了的；逃得了也活不下去：不是餓死、渴死，便是晒死、溺死。只要玉蘭平安無事便好。我想……」有腳步聲，阿泰住口細聽，發現脚步是走向牢房來，他急忙對忠烈說：

「有人來，快躺着！」自己也起步走了。

忠烈急起來，忙問：「你想怎樣？答應？……」

阿泰已走開去了，沒有回話；有聽到沒聽到都不知道。忠烈失望、悲哀。他從來沒有這樣求過人，也沒有給人家這樣對待過。要不是阿泰平日待他好，幫助過他，他真的要叫喊起來，罵他忘恩負義。現在，他叫不起來，失望地頓坐在甲板上，呆呆地坐在那裏。

編後話

「星月文藝叢刊」創刊到現在已一年多，出了十輯。雖然我們儘力的使這叢刊的壽命長些；但是，只有新加坡一個市場，是很難維持下去的。因此，不得不停刊。

在此，對親愛的讀者和作者致萬分歉意，並謝謝大家的支持。

星月文藝叢刊

一已出各輯一

1. 學非所用
2. 訴不盡的冤
3. 幸福圈外
4. 海的兒女
5. 苦難
6. 沙與死水
7. 靜靜的砂勝越河
8. 人畜之間
9. 新年的悲劇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上流人家

李過主編

星月文藝叢刊

青年書局印行

新加坡小坡大馬路363號



一九六一年六月出版

定價馬幣五角